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21
20 May 1976

CHINESE

第一九二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日星期四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德吉兰戈先生

理事国：贝宁

中国

圭亚那

意大利

日本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法国)

帕基先生

赖亚力先生

杰克逊先生

芬奇先生

安倍勋先生

基希亚先生

阿洪德先生

里奥斯先生

达特库先生

吕德贝克先生

马立克先生

理查德先生

夏尔先生

谢勒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二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的局势

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066)

主席：按照安理会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现在正征得安理会的同意，邀请埃及、以色列、约旦、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索马里、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也门等国代表，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以色列代表赫佐格先生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突齐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约旦代表沙拉夫先生；科威特代表比沙拉先生；卡塔尔代表贾马勒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苏丹代表迈丹尼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也门代表萨拉姆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主席先生，让我首先说，我是多么地快乐看到安全理事会来由你领导，你代表的国家为人类的精神文明作出了难以估价的贡献。我在安全理事会讲到这一点，是为了要提醒一点，那就是我们在这个会场上工作的目的，是要用智慧和理性作武器来达成国际和平。

我国代表团之所以会满意地看到你主持我们的工作是非常容易了解的，因为你的伟大的国家和我国现在维持着、并且长久以来就维持着坚强的友谊关系，我国最近把这种关系形容为“两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间的关系的典型。”主席先生，我祝

愿你成功地执行你的重要职务。

你代表安理会向在四月份非常干练地主持我们会议的中国常驻代表黄华大使表示感谢，我也要同样向他表示感谢。我也愿趁此机会向新任日本代表安倍大使表示热烈的欢迎，祝愿他成功地担任他的重要职务。我还要说，我是多么地快乐，能够欢迎雅科夫·马立克大使在因使他和他夫人都受伤的意外事故而长期缺席后，回到这里来，看到他重新回到他的议席。

安全理事会事实上已恢复了对三月间开始的关于以色列占领下的阿拉伯领土内的局势的辩论。因为三月间，安理会已进行过彻底的辩论，包括对一项关于占领区局势的决议草案进行了表决，有人对这次辩论在时间上是否合宜和是否有用表示怀疑，认为这样可能妨碍谈判与和平的努力。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态度。

罗马尼亚现在是安全理事会的一个理事国，它对安全理事会在解决中东问题上的作用采取积极和正面的看法。

中东和平的最大障碍是拒绝承认不容许以武力夺取领土的原则和从以武力占领的所有领土撤出的相应义务。

关于中东和平的多边谈判的恢复，已因拒绝巴勒斯坦人民为谈判的一方，和剥夺了巴勒斯坦人民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他们的权利而停顿下来。

我们在三月里所审议的问题仍然存在，甚至变得更坏。占领区内的可悲事件不断地增加，这都是占领的直接后果，强调了要迫切地设法开始谈判，因为随着时间的过去，局势会变得更复杂、更糟。

只要军事占领存在一天，不公正的事件就会不断发生，对外国控制的合法和自然的反抗也会增加。这一切使所有国家的人民、包括罗马尼亚人民、深切地关怀，因为我们知道，中东紧张局势的长期持续对世界和平是充满着严重危险的。

我们作为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参加这场辩论，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有责任就这个为罗马尼亚人民和政府所关切的问题提出我们自己的观点，如果有必要，还要一再地提出。

我们认为安理会对这个经常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严重威胁的根源不能再视若无睹。当巴勒斯坦人民明确表示他们坚决反对外国占领、要有自己的自由和独立的国土时，安理会是不能充耳不闻的。

想贬低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尊严、争取解放和独立的权利和维护民族特征而进行的斗争，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今天全世界人民的理想就是不要在占领或托管或外国统治下生存。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尼亚一直不赞同占领外国领土，将一贯地加以谴责。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认为、并且继续强调，以色列必须要切合实际，认识到只要阿拉伯领土继续被占领、只要巴勒斯坦人民的愿望和合法权利仍然受到漠视，就不能保证中东会得到和平。

我们认为只要以色列继续占领它在一九六七年战争中取得的外国领土，它就有义务要尊重关于占领当局管理这种领土的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国际法规则。关于这一点，罗马尼亚代表团支持不结盟国家在三月里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决议草案得到了安全理事会的十四个理事国的赞成，反映了各国对长期占领所造成的严重局势的深刻关切，并且重申了不容许以武力夺取领土。

我国政府谴责了对巴勒斯坦人民施加的镇压行动和政策。我国对目的在于改变被占领领土的地位的行动和措施都不赞同，我们认为任何国家，不论是以色列或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以武力改变这些领土内的情况的权利。以色列当局必须尊重联合国的决议，根据这些决议，改变耶路撒冷城人口组成的特征是不能容许的。

从新闻报导来判断以色列政府打算采取改变占领区人口组成的政策，核准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建立新的以色列殖民点。对此，我认为安理会全体理事国应该一致指出，这些措施是违反国际法的规范的。

因此，我们相信，由安全理事会来要求以色列当局停止采取这些目的在于改变占领区的实际、人口和文化面貌或改变其地位的措施，是不应该有困难的。

我们希望这些建议能够通过，因为我们坚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中东问题达成政治解决。

我们明白，要彻底解决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局势，只有使与该地区有关的一切问题都得到政治解决。

多年来，罗马尼亚政府在官方场合和在与有关方面接触时，都一贯地强调了在中东达成公正而持久的解决要根据下面三个基本条件才有可能：以色列从它在一九六七年战争中所占领的一切阿拉伯领土中撤出；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自决的合法权利，包括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的权利；承认和尊重这个地区中所有国家的生存、领土完整以及自由和独立发展的权利。

罗马尼亚坚决赞成以和平方式来解决有争议的问题，并且赞成消除一切紧张的根源和以谈判方式来解决国与国间的争执。根据这个原则性的立场，我国政府认为各会员国和联合国都必须加强协作行动，设法按照该地区所有人民的利益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需要，为一切中东问题找到一个政治解决办法。很清楚，该地区的持久和平只有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解决后才能实现，因为巴勒斯坦问题是冲突的根源。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应该参加所有为中东和平而作出的努力，包括日内瓦会议在内。

在三月间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终了时，安理会未能通过任何建议，虽然当时安理会所有理事国的发言在对以色列作为一九六七年以来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管理国所应担负的义务作出评价时，都提到过某些完全一样或非常相似的论点。

我们认为这一次必须探讨所有的途径和考虑所有的可能性，以便在安理会各理事国表示的意见中找出共同的地方，并且把它纳入一项可以普遍接受的决定。为此，我们认为安理会的所有理事国都必须本着积极的精神采取行动，面向将来，而不要回头看。只有这样才能使安理会的行动符合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合法的愿望，

和建立能符合该地区所有人民的利益的公正持久和平的要求。

罗马尼亚代表仍然准备对任何旨在推动这样一种结果的倡议给予支持。在这一方面，我们会很高兴地支持主席考虑采取的任何行动。

主席：谢谢罗马尼亚代表对我和我国说的客气话。我完全同意他就我们两国间的紧密关系所表达的感觉。

阿洪德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本月份我第一次在此发言，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很高兴看到你在安理会审议世界政治议程上的最严重问题之一，即使不算是最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来主持安理会，同时看到你就联想到同我国维持着悠久和紧密的友好关系的贵国。你个人沉着的性格和理解，以及你身为外交家的才能和经验都足可保证我们的会议能够顺利和成功地进行。

我请你向你的前任，中国的黄华大使转达我国代表团的感谢和钦佩，因为他能干地、公正地和卓越地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会务。在先前几次会议里，我们没有机会欢迎我们的同事和朋友雅科夫·马立克大使回来，我要说，我们是多么高兴、多么感谢能看到他又和我们在一道，看来更能适合这里的工作，而且他的活力和机智丝毫也没减弱。

安全理事会在不到六个星期以前，已经审议过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局势，现在又被要求审议这个问题。理由是阿拉伯人仍在西岸继续抵抗，事实上抵抗的范围也已变得更广泛。以色列占领当局的回答，和所有这类当局的必然回答一样，是镇压和野蛮的暴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五月五日在安理会的发言中曾叙述了该地的局势。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新闻机构也已经由实地采访记者的报导和生动地显示在外国占领下的不忍卒睹的景象的照片证实了这些事实。

另一方面，五月五日以色列代表在此地的发言把被占领领土内的严重局势说成是“西岸一些时停时有的投掷石子的事情”（第一九一七次会议第 38-40 页）。昨天的报纸报导了一个以色列议员说的话，他说“解决的办法是不应向我们的士兵扔石头”。人们可以建议一个更根本的解决办法：让以色列部队回家，这样就没有人会向他们扔石头。

以色列代表讲说黎巴嫩的可悲局势并高兴地谈论他们自己对阿拉伯国家间的政治的看法，想借此来转移人们对西岸的注意力。黎巴嫩的局势尽管可悲，还有那无意义的暴力行动，但是丝毫也不能因而减轻以色列军事占领下的西岸正在发生的

事件的严重性。黎巴嫩的暴乱较严重，也不能减轻一个十七岁女孩被以色列士兵的子弹射死、突击学校、殴打老师、逮捕、戒严和驱逐出境的恐怖。

西岸正在发生的不是“时停时有的投掷石子的事情”，而是对以色列的驻留的坚决的、无畏的抵抗。暴动和罢工、示威和反抗、甘愿牺牲肢体、自由和生命，这一切都反映了人民自发的表现，他们对外国统治说“不”，他们要摆脱外国占领，使长期被剥夺了的权利获得承认和实现。

遗憾的是，以色列政府拒绝面对事实。反而一味进行关于西岸和其他被占领领土的完全不可信的宣传。好象是对巴勒斯坦人反对外国占领的决心作出直接答复，20,000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被允许发动两天的行军，来宣布他们有权在武力占领下的外国领土上定居，从而表示他们永远不结束占领的意向。早已紧张的局势，因此变得更具爆炸性。暴乱再度爆发，尽管每日有人被杀，镇压也在加强，但暴乱仍继续发生。

根据新闻报导，暴动事件实际上正不断恶化，而且也变得更难控制。最近五月十五日在西岸的几个城市发生的骚动，是为了要配合以色列建国二十八周年。

四月和五月在占领区举行的市政选举明白地表示了西岸人民的意愿。以色列当局再也不能希望任何人会相信他们的说法，就是占领区人民不一定希望摆脱以色列的占领。在举行选举之前，以色列曾经希望并宣称，选举可以显示在占领下的西岸的真正民意，同整个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张和要求并不一样。以色列要把在军事占领下的领土上举行选举的事实来证明其占领的开明性质。选举实际上已确切证明了第一项论点的不确；占领当局对选举结果的反应也证明了后一项论点的站不住脚，并说明了它的荒唐。很明白地，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民既没有被所说的以色列统治的好处争取过去，也不会因炫耀武力而被吓倒。

以武力占领其他人民的领土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明显违反。在西岸和加沙

实施的行政管理实际上完全违反了《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文字和精神，因此可说是错上加错。

在占领区建立以色列殖民点，和以色列当局宣布将继续推行这项政策是对和平的障碍，并且使人们对以色列的意向也产生了重大的疑问。如果建立殖民点的政策继续推行，就很难能使阿拉伯各国和有关人民及任何地方的舆论相信中东冲突仍然有和平解决的可能。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有责任注意到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局势，并按照在世界那个灾难地区的公义，采取可以补救当地局势和恢复对和平的希望的动作。

对于每日在西岸实施的镇压行动，应该加以谴责，当然是不会有人真正表示异议。对于应该要求以色列取消或停止施行改变占领区的实际、文化、人口和宗教性格的措施和尝试，也不应该有人表示异议。最重要的是，在占领区建立殖民点的政策必须要立刻停止和取消。

关于中东和平这个较大的问题，很明显地，中东争端的公正和平解决，不因最近以色列对西岸局势的处理而更见接近。因此，我国代表团希望，安理会不会因可能有不同意见或态度的一些枝节问题而妨碍到它帮助使该地局势失去爆炸性的决心。

我已经提议过安理会可以发动和采取的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期第一，为占领区带来和平，第二，在永久的基础上解决该地局势。

如果安理会这次辩论和三月份的辩论一样，结果不能采取任何决定或行动，那将是很可遗憾的。

我国代表团希望并期待和平的较高利益和对正义的关切会得到胜利，同时安理会也将能够迅速地采取有意义和有效的行动。

主席： 我感谢巴基斯坦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也感谢他讲到他的国家和我国之间的密切关系。

里奥斯先生（巴拿马）：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对你这位不朽的法国的杰出子弟主持安理会的工作，表示我国代表团的高兴。 你的经验和卓越的外交才能，是使得这些微妙的讨论可以获得最佳结果的保证。

我国代表团也要向中国代表黄华大使在本年四月份时所作的热心贡献和努力，表示我们热诚的感谢。 我们热诚感谢他在四月份聪明而有效地指导我们的工作。

我也要借这个机会向新的日本代表安倍大使表示我们衷心的欢迎。 我们确信，我们同他将会保持已经为日本和巴拿马代表团之间的传统的同样友好和富有成效的关系。

我们也高兴再度在我们中间看到马立克大使，很幸运地，他在同他的夫人因严重的意外事故一起受伤后，现在已经完全康复并充满了活力。

现在让我讲到我们要讨论的项目。 我们再次集会，是要找寻一个适当的方法来解决困难而复杂的中东问题。 应埃及的请求，我们开始了这个新阶段的会议，讨论题为“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的局势”的议程项目。

大家都知道巴拿马对可悲的中东局势的真诚关怀：从联合国成立以来，当冲突发生之时，巴拿马即经常特别关心地注意事态的发展，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具体合作的机会，我们就会这样去做。 事实上，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就有一支巴拿马的远征军参加观察西奈半岛的停火线。

对我们而言，巴勒斯坦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以色列国的存在并非是互不相容的：这两个现实并不是政治热情或偏见所能掩饰的；至于在这个地区所犯下的暴行，那是更不能加以掩饰的了。 当前的迫切需要是达致和平。 世界那一地区迫切需要享有和平的无价利益，应当不遗余力地达成这一目的。

我们看到黎巴嫩的悲惨情况，真是感到哀伤。 就它的人民来说，兄弟们为了各自以盲目的热情来维护的理想而不惜作出最大的牺牲，我们也为了必须作为这场自相杀戮的沈默见证人而痛苦地哀叹。

最近在以色列因一九六七年战争所占领的领土上又再度发生了暴乱，虽然已经有人因而死亡，但是还没有能找出方法来制止这场灾害。安理会现在正在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所发生的可悲事件进行重要的辩论。显然，这些土地上的当地人民和占领军之间所发生的对抗是有各种原因的，现在要将原因加以分析，还不相宜，但是这些原因显然与平民们所应享有的人权有关。

我国是以最关切的态度来看待任何侵犯这些地区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的行动的这些地区的特性，不应因人口组成的人为改变或因在占领区人口聚居区内设立外国人殖民点而有所改变，因为就如昨天的《纽约时报》一篇社论所指出的，这种行动足可挑起暴力行为。

占领区局势的日益恶化是与宪章原则或安理会和其他联合国机构的决议完全不符的。因此，安理会理事国必须表示它们对占领区内人权的关心，对最严格遵行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条款给予应有的重视，毫无疑问地，在冲突地区适用这项公约是有其拘束性的。

鉴于这些人民——他们的土地是西方文明的摇篮的一部分——所受的无休止的苦难，罗伯特·舒曼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夏约宫举行的大会第一八四次会议上所说的话就变得非常正确了。这位杰出的法国政治家在他的讲话中说：

“我们必须终止这种局势，它是人类的耻辱。由于这些事件是发生在二十世纪以前首先传播和平与博爱的伟大福音以及世界历史上首次倡导仁爱与尊重人道的土地上，就更有必要终止这种局势了。这片富有历史纪念、非但为基督教圣地、而且为犹太教和回教的圣地，实有必要不再成为争斗与仇恨的场所。”十八年以前提出的动人呼吁。目前我们正面临着在今天可能会发生的一场灾变，其规模之大难以估计，而且影响所及——请注意我的话——将不仅限于这一地区的人民。整个中东地区实际上是一个即将爆发的火药库，它的爆发将使世界和平也随之遭殃。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地区所积存的武器，就其杀伤力和破坏力来说，都是第一等的，《启示录》中的预言与这种装备的破坏力相较是相形见绌的。如果是这样，如果有关各方均了解到这一明显的事实，如果主要的武器供应商和日内瓦和平会议的共同主席们都知道这种高度危险的局势正日益恶化，那么为什么还要等得这么久呢？为什么要无意义地拖延呢？为什么不寻求真正实际的解决呢？

过去几个星期来，召开日内瓦和平会议——苏联和美国担任共同主席——的构想似乎已有所进展。巴拿马同意这种构想。在这方面，我们要回顾一下我国当时在安理会的代表、现任外交部长阿基利诺·博伊德先生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九日在本会议厅所说的话：

“当前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努力使安理会的决定有助于恢复所有有关各方参加的所谓日内瓦会议的谈判。”（第一八七六次会议，第11页）

巴拿马大使又说：

“从大家的发言看来，我相信最明智之举莫过于支持和鼓励召开日内瓦和平会议，但须在这样的条件下，就是由秘书长在日常工作上发挥极重要作用，而安全理事会应经常掌握当地工作的进度。”（同上）

当我们进入一九七六年下半年的时候，即使是粗略找出一种可接受的解决中东冲突的方法也是不可能。面临着这么一种情况，日内瓦会议就有其特殊的意义了。从我们所听到的发言来看，直接受到影响的各方均同意重新召开这个会议。但是，大家似乎对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能取得同意，即由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参加会议的问题。

巴拿马代表团认为，在秘书长的协助下，日内瓦会议是一个有能力达成中东所迫切和极端需要的和平协定的机构。一旦党派利益被置诸一边，并开始坦率而真诚地致力于和平，尊重本区各国的领土完整和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那么两个超级大国对冲突各方所能产生的影响就可保证最佳解决方法的获得。

为什么巴拿马认为巴勒斯坦人民应有代表出席日内瓦会议呢？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阿拉伯朋友和犹太朋友能获得明确、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如果巴勒斯坦人并未参与日内瓦协议的通过过程，就没有人能够保证他们会接受这些协定。我们巴拿马人也有理由怀疑这一类的决定。主张以巴拿马的未来作为永远抵押的地峡运河公约的谈判，并没有巴拿马人参与，从一九〇三年到现在，巴拿马同美国之间未能存有和谐的了解，这就是原因之一。

以中东的情形而言，如果我们真正希望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我们就必须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所有各方都必须作出让步。任何坚持强硬立场、采取盲目的不让步姿态的人，必须由国际社会迫使他们明白道理。同样的，安全理事会或日内瓦会议在行事方面：必须要能绝对的公正和平等对待。

巴拿马代表团要重复它在讲到中东问题时已经好几次坚决地讲过的话。我们只能在下面所说的基础上构想出那一地区的和平。第一，从一九六七年战争以来所占领的一切领土撤出。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以任何借口占领其他国家的土地。第二，停止这一地区的交战状态。每一个国家都尽自己的力量同邻国相处，并放弃以使用武力来解决可能产生的任何争端。第三，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第四，如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所述，本区内每一国家都有“在安全及公认之疆界内和平生存、不受威胁及武力行为之权利”。

为了我所说的理由，巴拿马相信，应当以能够产生成果的积极行动来结束这场辩论，这种行动将反映出我刚才说到的那种关怀，并将对创造有利于和平解决冲突的条件作出贡献。在这方面，我们相信可以通过一项决议，或是如果大家愿意，安全理事会主席也可以作出一项共同意见的声明。

主席：谢谢巴拿马代表好意对我说的客气话。

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埃及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我要求发言，是要向安理会报告自安理会上次开会以后占领区的事态发展。现在很显然的，占领区的情况正在急速地恶化，由于以色列当局对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民采取了恐怖措施，情况已变得愈来愈糟。

现在每过一天，就有更多的证据，证明以色列政府决心蔑视安全理事会和整个国际社会。纳粹所用的策略和措施，似乎已成为以色列军队每天的例行公事——任意射击青年人、小孩和妇女；在巴勒斯坦城市的不同地区之间筑起铁门以便造成新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用武力把人们从他们的家赶走；不经通知便把政治领导人驱逐出国；封闭阿拉伯报社，检查其他报刊；强行进入学校，包括属于联合国的学校在内。

关于以色列的这种措施，人们可以连续讲数小时。以色列军队所引以为荣的这个黑暗记录，只表示以色列政府及其代表每天重复提到的和平和谈判的字眼的唯一意义就是杀死更多阿拉伯人，以便最后达成以色列式的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主义者在他们的占领区也采取过同样的“色拉米战略”，缓慢而坚决地灭绝占领地区的居民，毫不犹豫地杀人，道德、伦理、人权或别人会怎么说，一概不管。

这些行政当局怎么能把每天残杀学童和成人的行为说成有理由呢？他们双手沾满了鲜血，沾满了在访问朋友时在朋友家的二楼被以色列士兵杀害的莉娜·纳布勒西小姐的鲜血，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怎能面对世界呢？以色列军政长官当然想把这次杀害说成有理，指说那个女孩正在参加示威。这是谎话，纳布卢斯市长很快就加以驳斥，指出女孩是在示威结束后半小时才被杀害的。一个当地的商人赛义德·阿里·纳斯里先生告诉外国记者说，当他向参加杀害的以色列士兵提出抗议时，他受到威吓，说“如果不闭嘴”就要把他掐死。甚至政府报纸也认为很难接受以色列军政长官所说的理由。“耶路撒冷邮报”说，见证人说这个女孩是在她朋友寓所的门口被一个以色列士兵杀死的。和往常一样，忠于其传统和惯例的以色列政府在事件发生后，阻止电视和无线电台的访员进入纳布卢斯，可是那项措施已嫌太迟，因为全世界已知道了残忍的事实。

以色列军方又笨拙地企图欺骗世界舆论，告诉记者，并且当作以色列官方消息公布说，一个以色列士兵失足，他的来福枪意外走火杀死了那个女孩。五月四日我在安理会发言时说过，以色列当局对当时杀害一个阿拉伯男孩曾想用同样愚笨的籍口说“一位士兵的枪走火杀了男孩”。（1916次会议，第7页）我发言时还说：

“但是，在过去数星期来，以色列的枪似乎走火了许多次，被误杀的都是阿拉伯青年。”（同上）

现在，很显然的，以色列政府忠于他们在这一方面的传统，似乎是以色列所独有的一种传统。

就在卑怯地杀害纳布勒西小姐的第二天，另一个巴勒斯坦男孩又被以色列士兵杀死。第三天又有一个在耶路撒冷被杀害，这一次还有数十人受伤，其中有些人伤势严重。这是最明显、最丑恶的国家恐怖主义的表现。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九日华盛顿邮报正确地报导说，第三个在耶路撒冷被杀害的巴勒斯坦人，是在离圣墓教堂没有几步的十字路口被杀害的，这个教堂一向被认为是耶稣埋葬的地方。

以色列报纸“新消息报”五月十二日透露了以色列军队所用的另一种野蛮策略。

“一些西岸的领导人被拘留在监狱里，直到下星期，以阻止他们参加可能发生的示威游行。”

大家都知道以色列当局任意捕人，不加审判把他们关在监牢里。以色列把这些人称做“行政拘留人员”。以色列政府认为管不加理由把这些人拘捕，就可以防止他们采取反对以色列的行动。五月十四日，以色列逮捕了大约三十个人，称之为“预防性的拘留”。以色列军队大发兽性，向关闭商店抗议以色列当局对纳布勒斯、卡勒基利亚和图勒卡尔姆的无辜市民采取野蛮措施的商人施加暴力。以色列军队强迫这些商人开店，破坏并没收商品。除了这些措施以外，以色列当局还在许多城市、乡村和难民营实施戒严，有时还日以继夜地24小时实施戒严。

我愿把纳布卢斯市长巴桑·沙卡先生五月十六日打给秘书长的电报的一部分读出来。他说：

“我们纳布卢斯居民痛斥以色列的占领和对我们同胞的侮辱。我们要求联合国派遣一个调查团，并采取措施保护我们的生命财产。”

电报还说，以色列最近在占领区的行动是“违反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的。”

一如往常，以色列正在设法掩盖它在占领区的另一部分——即加沙地带——所面临的困难。在一九六七年的侵略以后，以色列在加沙周围筑起铁幕，不让世界知道加沙人民对以色列占领的反抗。不用说，无论以色列当局怎么做，事实总是会传出去的。最近，加沙市长拉希德·沙瓦先生就同全体市议会议员为抗议以色列措施而辞职。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四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在加沙成立了八个新的以色列殖民点，现在这些人的辞职意味着加沙将回复到由以色列军政长官直接统治，也正就是“军政长官扬言威吓”要做到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接着报导说：加沙的巴勒斯坦学校有22个男孩，附近汗龙尼斯的高级中学也有7个女学生因为要参加示威游行，表示团结支持在占领区为抗议以色列当局新近又没收土地而举行的总罢工时被捕。沙瓦先生告诉记者说：

“新闻检查和封锁使有关此事的消息传不出去。甚至在以色列的报级上，关于市议会和行政部门总罢工的消息也只字不提。”

这不过是部分地描述了正在加沙发生的事情，也是对以色列代表在安全理事会大谈他的政府怎样仁慈地对待占领区的答复。把巴勒斯坦人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出去，然后在那里建立以色列殖民点，以色列当局正在执行纳粹的“生存空间”主义。关于这个扩张政策，没有人比以色列的一位前少将说得更生动和正确，他说：“殖民点的整个概念是荒谬可笑的。”（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新闻周刊）然而，以色列政府一如往常，似乎不愿听取这种意见，而宁愿听从并执行扩张主义者的主张。

我们深信，无论以色列政府想用何种方法动摇巴勒斯坦人民的意志，这个英勇的人民的反抗仍将一天天地壮大，直到重新获得他们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

主席：今天的发言人名单上已经没有别的名子了。如果没有代表要发言，我将宣布散会。不过，在安理会恢复议程上的项目以前，我希望和安理会理事国就这次辩论应该以什么方式结束的问题进行协商。如果各理事国同意，协商可以在明天上午较晚的时间举行。

下午四时四十分散会